

**这**个地方真的只是一个村。我们在那里造访的两三天内，不时有村民不请自来。他们走进院子，连门都不敲，拧开门就进来，站着跟房东吹两句散牛，然后不送自走；或者带来点儿自己烤的点心，让这家人和客人分享。住下的第二天晚上，村里举行了一次有130多人参加的本村音乐学校捐助晚宴和舞会，因此隔日的谈话主题就是晚会上的众生相。一个在舞会上跳舞的外村女人成为房东家的抨击对象。他们说她丢人现眼，穿得袒胸露背的。我记得这个胖胖的女人穿着粉色裙子，一直在自己跳舞，看上去有些像梵·东庚画上的人物。这个人让我想到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书《单身者舞会》中描述的法国乡下舞会。孤独的舞者来此找对象，但合适的男子都缩在远处，舞者张扬的衣着和舞姿则成了村民们的批评目标。

### 被摘帽的湿地公园

这个村子在巴黎西南400公里外的Noirt市的西边，叫Le Vanneau。这里是法国有名的Poitevin大沼泽(Marais)。维基百科上说这个地区的面积有970平方公里，曾在1979年被定为国家公园，后来由于农业过度开发，湿地大约只剩下200平方公里左右，国家公园的帽子也在1997年被摘掉。最近一些年地方当局试图努力恢复国家湿地公园的帽子，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

虽然说曾经的湿地大部分已经为开发性农业所消灭，但仍为湿地的地方却仍保留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我们去的这个村就是一个顽固的例子。湿地内的村庄与外界和村与村之间曾经仅靠12~13世纪国王下



## 法国的“水泊梁山”

朱晓阳

令开挖的一些小水道勾连。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这片化外之地纳入其统治。上千年来这片地区的荆棘和沼泽如同天然屏障，是罗宾汉之类绿林好汉的天堂。国王派人挖出水道，军队和传教士沿着水道进入这个“水泊梁山”。经过很多年，这里的人民成了国王和上帝的臣民。

湿地地区现在被称为绿色威尼斯。主人家的后院泊着一只铁制的船，似乎就是这个称号的证明。我们后来划着这只船，沿着几个世纪前梳理出的水道前行，不时能见到野鸭和天鹅，

水面上还有水獭出现。这个地方的特产之一是鳊鱼。在船行驶过的地方，高出水面的地上有着大片的杨树、杂木和草场。这个村庄虽然住着100多户人家，但只有两户还在从事农业。所谓农业其实就是在草地上养牛。这两户人家所占的土地并不多，许多土地除了长着荆棘和杨树外，基本上荒着。杨树对于本地人的生活仍然有作用，村民冬天取暖的壁炉烧的就是杨树干。

说到威尼斯，一般人容易想起旅游开发之类的机会。在房东家我看到

两本介绍这个大湿地的书。其中一本介绍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景点。但是这个村子大约有着“高卢式抵抗”的传统，全村人基本上都反对将村庄纳入旅游区。这真是有着文化自觉意识的一个举动。从村民的角度看，他们是要捍卫其延续很多年的生活方式。“高卢式抵抗”这个说法是村中一个专制古琴的琴师告诉我的。琴师说：一旦成了旅游点，我们的生活就被搅乱了，很多旅游者来来去去的。他还说，我们这里从古以来就是天旱旱不着，水涝涝不到，什么吃的都有。

这个村虽然拒绝成为旅游区，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旅游者停留地。村里也有两三处房子挂着旅馆的牌子，村中的一条主街已经成为必须保留原貌的“不可移文物”（用中国的话来说）；村边有一条大约有七八公里长的环湿地自行车道；村中心的小码头边拴着一些小铁船，可能到夏天还是会有不少人来借船游湿地的。

### 琴师和乡间房屋

上面提到的琴师，是村中一个专门制作和修复古琴的人。这个叫 Christian Rault 的琴师，年龄将近60岁，正是他将我们的朋友一家人从巴黎吸引来这里买房子的。我们的朋友买的房子正是琴师的隔壁。坐在琴师家里，主人指着窗外街对面一栋像马料仓库一样的农舍说，他正在动员自己的儿子，让儿子找几个伙伴一起来将对面的房子买下。早前那栋房子引起过我的注意，原因是院子里站着一匹马，院子则是一大片草地。

在讲琴师的工作之前，可以继续一下买农舍这个话题。据我观察，一般在巴黎工作的人，包括大学教授，

如果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得到遗产，不大可能买得起巴黎的房子。当然这里的人也不会有拼死拼活一定要在巴黎购房的意愿。在法国自己拥有房屋者的比例比中国低得多，巴黎居民中大多数都是租房住。大家都能安享生活，一辈子租房住也不会有什么外来压力。与此同时，许多在巴黎有稳定职业的人虽然在巴黎不能置业，却会在法国的乡下买一所农舍作为假期或退休后居住用。我认识的人中，有大学人类学教授每周从普罗旺斯乡下赶来巴黎上课，课后再回到乡下去。

在这个村里，一栋不挨水边的房子大约16万欧元就能买到，约合人民币150万元。靠水边，后院即是水道的那种则要贵一倍或更多。房子看似农舍，内部设施与城市里的房子差不多，其舒适就不用形容了。我们的房东家是本村的望族，其父过世时在村中留下好多处房产，房东和她的9个兄弟姐妹中有好几个还住在村里。她们也将父亲留下的大型仓库和车间等卖给外来的人居住。与中国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这些房子当然都有完全产权，因此购房者不用像北京“画家村”里的画家们那样，担心自己买的是小产权房而得不到法律保障。我以为，中国要解决目前大都市年轻一代买房难的问题，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是准许农民的宅基地房屋上市交易。当然这样做不是说每个村庄都可以将宅基地范围扩大，随便盖房子。法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对于土地利用的管理很严格。

现在回头来说说这个琴师及其事业吧。我对他工作的羡慕从他的工作间开始，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云南乡间或昆明老街上做木器雕花者的作坊。工作间的墙上当然排满了

各种刻刀、雕刀，总之各式雕琢木头用的工具，还有就是他制作的几把古式提琴。其中一种乐器是根据教堂中的雕塑形象复制出来的中世纪古琴。这把琴需两人演奏，一人摇动琴上的手柄，另一人弹奏。琴师是本村老村民，工作间是其祖父留下的房子，其祖父就是一个做木鞋的匠人。

工作台上放着一把被拆解开的大提琴，琴师说这是把18世纪的琴，有人送来让他修复的。看上去大提琴的音箱和琴把间的破损部分被一块新的木头替换了，新的部分还没有上漆。令人惊叹的是其木质和木头上的纹理与原来的部分居然看上去差不多。琴师说必须找到一模一样的木头替换。当我看着这把躺在工作台上的几百岁的大提琴时，想象琴师的工作其实是在透过时间隧道，与几百年前那位制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那位制作者就是这把不言语的大提琴，琴师则坐在工作间的角落里，琢磨、揣想、寻找、拼装。最后的评判由琴的外貌和声音决定。它们必须与原来的一样。

我问他一年修复或制作多少古琴，回答说：两件而已。

琴师不是一个隐修之人，相反倒是一个大匠人和大学者。他制作和修复古琴在法国国内外的音乐圈已经有些名气，最有名的一节似乎是将中世纪古乐器重新制出来那一节。但以我这种外行人的看法，他制作的仿18世纪小提琴更牛。他复制过一把18世纪的意大利小提琴，这把仿制品参加和真品一起的“双盲”（对两把提琴的真相都进行隐匿）演奏检验，据说被认为声音比真品还好。琴师除了制琴修琴，还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如南美等地去讲授如何修复古琴。他还出版了一本书，详述其重新制出上面提到那个

# 死者的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

陶东风

**著** 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曼斯菲尔德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称，以把自己同所有其他的人区别开来。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们也正是根据这个事实表明我们中的每个人作为个体都是重要的。我们未必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的重要性却是根据我们是个人这一点来判定的。”人的名字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差异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没有差异就没有价值，尊重生命表现为对于千差万别的生命的尊重。

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是否尊重生命，最简单而有效的检验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尊重死者：有没有各种死难者纪念活动、纪念碑以及其他形式多样的纪念文本或各种各样的文化记忆形式，是不是具体化为对每一个具体的死难者特别是平民死难者的纪念。灾难之为灾难就在于它剥夺了每一个具体存在者的活生生的、与众不同的生命，而不是使人口减少了多少。在这个意义上说，那种仅仅留下抽象数字的灾难记录实际上是没有多少纪念意义的，抽象的数字无法表达对于具体个体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的尊重，我以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

值得我们借鉴。

在美国，你会随时感受到对于人名的重视。2003年我在华盛顿参观越战纪念墙的时候，看到墙上刻着所有死亡战士的名字，有些还有简介和照片，一共5万个。他们因此而永远地留在了公共世界。我感到很震撼。直观地出现在你面前的名字和那些栩栩如生的图片，与5万这个数字带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生命不是数字。

2012年10月中旬，我从波士顿赴纽约参观，此行目的之一就是走访“9·11”纪念广场。在排队进入的时候，我看到挂在简易墙上的一面旗，名为“荣誉之旗”。这是由2001年“9·11”事件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中死难者的名字组成的一面旗帜，仔细看旗上的红色和蓝色条纹全部是人名。它被放置在尚未竣工的“9·11”纪念广场的入口。“9·11”纪念广场里面有两个大水池，水池四周的墙面上刻着所有死难者的名字。

“9·11”悲剧发生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征集各种关于死者的图片或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些栩栩如生的图像连同他们的名字一起，陈列在“9·11”纪念广场附近的一个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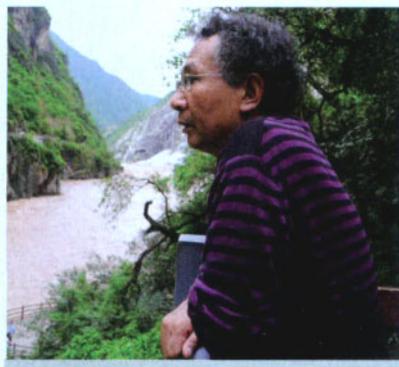
失传的中世纪乐器的过程。他自己还有一个网页。

琴师家里来了客人，是一个制作古竖琴的琴师。这个人年轻时是一个建筑师，后来迷上制作古竖琴，便不干建筑了。最近他刚在本村租了一所房子，搬来这里和他的朋友扎堆。

忘了是在谈到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讲出这样的话，“（电子）键盘的出现就是人类的末日”，我问他们这话如何理解。他们说了一堆，大概意思是：五音是要由乐师的耳朵来分辨的，乐师如同巫师，他在定五音的时候，是在与神交流，是从神那里听到五音。键盘则用算法将人与神的

联系终止了，人再也听不到神的声音。

乐师听到的五音到底来自哪里我实在搞不清楚，但在这样一个工作室里，听着这样的谈话，我突然想到文化强国这档子事。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有地方容得下眼前这样的人体面生活，这个社会或国家就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这样的人表面看来游手好闲，终年却琢磨着如何制作出一把琴，能与几百年前的琴师相互心领神会，能从冥冥中的神灵那里听到五音。



## 作者简介

朱晓阳，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北大社会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以来在滇池东岸的“小村”进行田野调查，出版数本有关“小村”故事的书籍。